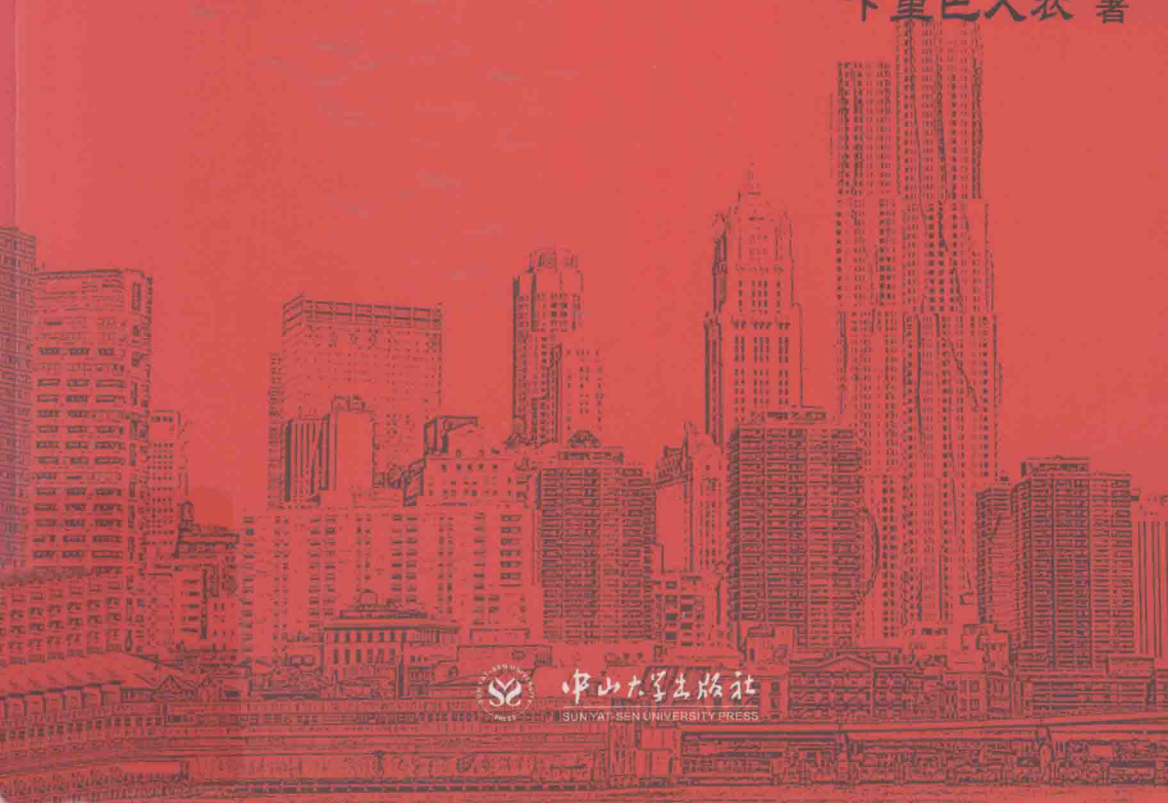


笑看百年风云，解码父子两代巨贾的财富历险
时代巨变中，谁是英雄？

中国商人

Chinese Entrepreneurs

下里巴人 著



中山大学出版社

SUN YAT-SEN UNIVERSITY PRESS



中国商人

Chinese Entrepreneurs

下里巴人衣 著



中山大学出版社
SUN YAT-SEN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商人/下里巴人衣著. —广州: 中山大学出版社, 2012. 11

ISBN 978 - 7 - 306 - 04377 - 1

I. ①中… II. ①下…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80578 号

中国商人

出版人 祁 军

策 划 何 娴

责任编辑 熊锡源

封面设计 原色设计工作室

文字编辑 曾紫凤 郭伟娜

出版发行 中山大学出版社

(广州市新港西路 135 号 邮编: 510275)

电 话 编辑部 020 - 84111996 传真 020 - 84036565

网 址 <http://www.zsup.com.cn>

E-mail: zdcbs@mail.sysu.edu.cn

印 刷 深圳市贤俊龙彩印有限公司

规 格 710mm×635mm 1/16 23.875 印张 400 千字

版次印次 2012 年 12 月第 1 版 201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9.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自序

商人来弄文学，在常人眼里实属不务正业。可是，在我这颗于商海沉浮了三十年的心底里，总有一股不安分的暗流在涌动。这潮流时时冲刷我内心最柔软的部位，推拥着我拿起笔。

我于夜静人寂之际，也曾细究推动这内心暗流的源头——那是世人把它叫做理想或信仰的某种东西。

想当年青葱岁月，大好年华的我，喜欢所有让生活更加丰富多彩的东西。打乒乓球我可以左右开弓，左右手各拿一个拍子站在乒乓球台前，对手已经怯了三分。我用行草书写毛主席诗词，在市里获过一等奖，我朗诵主席诗词，在系统劳动节联欢会上获得经久不息的掌声。我手抄的《第二次握手》，偷偷加入了一些自己的句子，自认为比原稿更生动——但是，我写的诗歌，锁在抽屉里，没敢给人看。

这些年在商言商，离年少的梦幻越来越远。可是，随着人生阅历增长，感悟渐多，心头那表达的欲望却越来越强烈。什么时候能够把盘桓心头已久的东西表达出来，才痛快！我是认真的。这二年，公司平稳发展，我有充足的精力和时间做保证，底特律落日的余晖里、北京夜景的映衬下，我斗胆到文学的领地客串了一把。成稿差强人意，不过，我还是很欣慰，也终于切身体会到了敝帚自珍的意味啦！

把这包含两年心力的处女作呈现出来，需要比年轻时更多的勇气——这个，我毫不含糊地知道：我有！

真正动手写这样的大部头，在我是头一回。可这些年，我一直在关注文学圈——因为自己喜好，也因为已故小说家王小波，是我内弟。小波在我眼里，就是一个大孩子。今天想想，也还是那种感觉。当年，出于对他独具的才华的欣赏，我帮他运作出了第一本小说集。那时，我既没有想到今天会有那么多人喜欢他和他的作品，更没有想到他会那么早离开我们。天妒英才，奈何奈何！我太太一家都有相当的文字功底，小波有才情，小平的修养也不浅，新作《我的兄弟王小波》堪称至情文字，墨香满纸。而今，我也算不光和他们口头侃侃而已，用行动向他们靠拢啦！

真正动手写，才发现，既准确又简洁凝练地讲故事，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多年商场征战，杀伐决断、谈判交锋，鄙人还没有搞不定的，可是，心里想的落到笔下，有时不知怎么就走了样，这就是文字感觉的问题吧——不管咋样，我尽了最大努力。在世界各地飞来飞去、各种会议的间隙，我没耽误赚钱，也总算把这小说写出来了。

真要把自己的文字印出来，就有人建议我找个名人写写序，赚个人气，比如小波的太太银河，现在就有相当的知名度。咱考虑了一下，拉虎皮，扯大旗这号事，咱不干！写这个，就是图自个儿开心，达成了，就开心——当然有人赏识，不惜自己的时间来看的话，那咱就更高兴了，我愿双手奉送——要是 13 亿人都喜欢，人手一本我怕要破产，也有自知之明这做不到。有个千儿八百的读者，我心足矣！

最后说一句实话，内心里，其实还是希望我这老文坛新人的客串，能得到些许的认可与回响的。

目 录

Contents

上 部 父亲的沧海

引 子	2
第一章 父亲的时代	5
第二章 父亲的抉择	33
第三章 台湾之行	61

中 部 “我是我自己的神”

第四章 那梦一般的少年时光	94
第五章 商海试水	127
第六章 美国……美国!	155
第七章 卿本佳人	186
第八章 中美洲淘金记	210
第九章 两代人的衣锦还乡	234

下 部 我是中国商人

第十章 回到国内：港城第一家网站	258
第十一章 “超前一步是先进，超前两步就是先烈”?	274
第十二章 再返美国：股市的启发与上市雄心	291
第十三章 中年是道坎儿	321
第十四章 重整河山	341
第十五章 在两大洲之间	359

上部

父亲的沧海



引子

禾乃东和哥哥禾乃文、姐姐禾乃萍很小的时候，父亲就告诉他们：一家人欢聚一堂守岁，是禾家的老例，从祖父在世时一直就是如此。这两年，禾乃东到了国外，也还是坚持着不管有多么重要的事情，到春节前，一定要安排好一切，回国和父母家人一起过年。

一家人守在一起，父母皱纹里都是笑意，女儿欢蹦乱跳，妻子含着娴静的笑进进出出。加上哥哥姐姐两个小家庭六口人，禾乃东坐落于港城海滨的两层别墅、两百多平方的房子里，充满欢声笑语。这一切，都是禾乃东的心灵鸡汤。饱饮天伦之乐与亲情温暖后，整整一年里，禾乃东在大洋彼岸的奋斗，就有了更加坚实的推动力。

就在这个春节回国期间，公元1993年1月23日，农历大年初一，父亲禾伟德向禾乃东兄弟姐妹三人揭开了他掩藏在心底四十多年的秘密。

那是真正称得上石破天惊的秘密。

年三十儿晚上守岁是老例，到了大年初一，一家人困得东倒西歪，都美美地睡了一上午觉。吃了午饭，侄子禾旭、外甥李明林和女儿禾馨嚷嚷着要去看电影。

母亲王淑贞——孩子们的奶奶姥姥，就希望孩子们守在身边热热闹闹的，就阻止道：“电影有什么好看的，就在家看看电视多好，想看什么就看什么。”

禾馨从小被奶奶惯坏了，只有她敢顶撞奶奶：“奶奶你有多少年没去影院看电影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电视哪有电影院的效果好！”

杨敏正在擦拭餐桌，听到禾馨这话，批评女儿道：“禾馨！怎么跟奶奶说话呐！”

外甥李明林笑咪咪地对杨敏说：“舅妈，禾馨说的也是事实啊！姥姥，要不您跟我们一起去吧！都说今天的新片很好看。”禾乃东赞许地看着这个俨然已经是小伙子的外甥，他性格随和，有爱心，这一点像姐夫李常有。

侄子禾旭看来不愿意带奶奶一起去，抗议道：“据说这片子很刺激，奶奶的心脏不知受不受得了！”

母亲不服气了，反驳道：“我的心脏怎么就受不了了？！再说了，拍电影是为了给人看，又不是为了吓死人的，能有多刺激？”

禾乃东抽着烟，乐呵呵地看着他们你一言我一语。他从小就喜欢跟母亲斗嘴玩，这时候听出点意思，接上话，说：“妈，这么说吧，您敢

不敢跟他们一块儿去看这个新片？”

“这有啥敢不敢的？看电影看电视，都是一个看！”老太太就爱上这种当。

禾乃萍听到母亲这样说，将手里削好的苹果递给父亲，站起身说：“妈，我陪你去吧！”

父亲眼皮也不抬地对禾乃萍说道：“你别去了，叫你嫂子和杨敏陪你妈去吧，我有点事要和你们说。”

嫂子刘小兰一听父亲的口气，马上就明白父亲要说的是有相当分量的事情。她这人是无论如何也不会错过旁听的机会的。果然，只听她对父亲说道：“爸，我昨晚熬得太晚，不想动，就让杨敏陪俺妈去吧？”

禾乃文不满地对妻子说：“爸叫你去，你就去嘛！”

刘小兰嘴里嘟囔着：“人多了，车里也坐不开……”身子却没有动。

父亲没吭声，脸可是拉下了——他一直看不惯刘小兰那种没有她不掺和的事，没有她不占的便宜的做派。

杨敏已经忙完，看老爷子不高兴了，赶紧接上话：“我去！”她解下围裙，对婆婆道：“妈，咱得穿件外衣，我给您找去！”

姐夫李常有从来是都有分寸、识大体的人，他看岳父这架势，就以为他有事只想和自己的亲骨肉说，就站起来说：“我也去！天天坐着躺着，对身体不好，正好出去活动活动！”

父亲仍旧拉着脸，却对姐夫说：“常有你坐下，也一块儿听听。”

李常有跟禾乃东对了一下眼色，轻声“哦”了一声，就又坐下了。

父亲严肃的样子，把禾馨吓到了。禾馨走到爷爷面前，关切地问：“爷爷，您怎么啦？有什么事，还得瞒着我们？”

母亲拉住禾馨的手，对父亲埋怨道：“这死老头子……你有事说事，有什么大不了的，别吓着孩子们！”

这时，杨敏拿了她和母亲的外套走过来，慢声细语地对禾馨说道：“你爷爷就想和你伯伯爸爸姑姑说说话，不关小孩子家的事。咱们走吧！”

杨敏、母亲和孩子们走了，家里一下就安静了下来，只有刘小兰在咔咔嗤嗤地嗑着各种干果。

阳光洒满客厅。大年初一逢上大太阳天气，让人心情愉悦。加上暖气烧得足，屋里暖意融融。

禾乃东的这套住房，是港城首批商品房。89年他下海经商，淘得第一桶金后买下来的。他喜欢这里。除了没有车库这个缺陷之外，这个小区绿地面积大，建筑间距大，背山面海，视野开阔，真正是人性化的设计。父

母住楼下，他们夫妇和女儿住楼上。杨敏又爱干净，家里总是充满温馨宜人的气氛。禾乃东这两年在美国的钢筋水泥之间奔波，每次回来，都会觉得这才是人该住的地方；一家人其乐融融，这才是人该过的日子。

可是，当春节过去，大洋彼岸就似乎伸出许多看不见的手，向禾乃东发出召唤，他便在妻儿父母的不舍中匆匆启程了。嫂子刘小兰曾当着禾乃东的面，半开玩笑地对杨敏说：“什么勾得他二叔的魂那么紧，年没过完就往外跑？你可得小心！”杨敏淡淡一笑，回答她：“老夫老妻的，有啥不放心的，男人的事业要紧！”禾乃东欣慰于妻子的回答。有这样的妻子，自己当然有充分的自由和足够的信心在外驰骋。

一楼40平的大客厅向阳，又大又敞亮，墨绿色的真皮沙发，春节前杨敏刚请人打理过，油亮油亮的，前面的花梨木茶几上摆了些干鲜果品。父亲此刻坐在客厅靠南边的单人沙发上，哥嫂和姐夫坐在中间的长沙发上。禾乃东坐在父亲对面的单人沙发上，点燃一支香烟。透过烟雾，他看到对面的父亲沐浴在明朗的阳光里，阳光将父亲雪白的头发照射得更加透亮。

父亲要和大家说什么？禾乃东从每个人的眼睛里都看到了这个问题。禾乃萍泡了一壶茶，给每个人面前都斟满，自己坐在茶几另一侧的软凳上，将目光投向父亲。

人齐了。在大家猜测的眼神里，父亲端起茶杯，慢慢喝了一口。禾乃萍从父亲手里接过茶杯去，放回原处。

父亲开口了。父亲的讲述声音低沉、慢条斯理，讲了整整三个小时。父亲的讲述，把几个子女都给震惊了。直到父亲讲完很久，几人还在面面相觑：这些难道是真的？而父亲的神气显然是毋庸置疑的。

禾乃文、禾乃萍有小的时候坐过汽车、住过洋房的记忆，却不记得父亲说的这些。他们的父亲，被批斗的小资本家、小业主，原来是个货真价实的、“隐藏很深”的“大”资本家！一直低调内敛、沉默做人的父亲，原来有过如此张扬辉煌过去！而这一切，如果在“文化大革命”中哪怕透露出分毫，无疑会招致全家的灭顶之灾！

及至回到了美国，在夜深人静的时候，禾乃东多次回想父亲的故事，他这时才逐渐了解了父亲，也理解了父亲——一个没有资本的真正的资本家，在建国后的真实心态。

相比于父亲这一天大的秘密，他们全家在“文革”中的实际遭遇，真是太微不足道了。如果父亲没有隐藏他的“前世”，一家人会沦落到怎样的深渊中？兄妹三人谁也不敢想象。

第一章 父亲的时代

I

禾家的祖上是栖霞县一个大地主，后来因为家族纠纷，弱势的这一支脉迁出。老家的那一支脉有房有地有骡马，家道兴旺，子弟有做官的有留洋的。迁出的这一支呢，拖儿带女，向着太阳升起的东方走，终于在山间的小村里得到容留。落脚在这沿海的山隅，却因为没有土地，只好经营些小买卖。

胶东半岛上自古交通便利，渔盐之利易得，久而久之，形成了与山东别的地方不一样的传统——人们不仅不会瞧不起引车卖浆之流，对于买卖人还高看一眼，觉得是村里的能耐人。这样的民心向背之下，禾家在这山村里也就呆住了。时间久了，禾家倒真出息了几个买卖人。

禾仲黎的父亲禾登顺就是这里面的一个。禾登顺是一个皮贩，他的父亲在世时也曾经是一个皮贩。禾登顺属于子承父业。

所不同的是，禾登顺上过几年学堂，有一点文墨底子，这就和父亲的皮贩身份有了从量到质的区别。禾登顺的父亲贩卖皮货就是走街串巷小打小闹，就在十里八乡收些狼皮、狐皮、黄鼠狼皮，狗皮他也不嫌弃；一年下来，也就能保全家温饱。禾登顺则是走南闯北，下过关东、上过济南府，见识多，心路活。他把收来的皮货分出等级，极品的虎皮、貂皮和狐皮，直接送到济南、青岛、港城的皮货店里；一般的货色，就交给加工作坊加工成成品再卖给皮货店。利润，是父亲时代的十倍百倍。

禾登顺的买卖就这么做大了，虽一直没有在城里置铺面，倒在村里逐渐买了百二十亩的好地，也成为有房有地有大牲口的地主之家了。禾登顺没有像一般地主，把地租出去收租，也没有自己亲自管理，而是雇

了一个把式，让他带着长短工耕种地亩，自己的精力仍是放在买卖上。

除了买卖，禾登顺还有件事十分上心，那就是对于两个儿子的教育。他记得父亲当年说过，当年在家族纷争中自己这一支脉吃了大亏，就是因为族里没有能主事能说上话的人。没有文墨没有见识就没有出息，当年的禾登顺已经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加上他在济南府、天津码头上，都见过骑高头大马、坐黑亮的汽车的大员，对他们的威风发自内心的羡慕，禾登顺的心里就有了更高的念想：要是自己有一个出国留洋、求学得官、光宗耀祖的儿子，那也算为祖上争了一口气。有了这个小小野心理在心底，禾登顺就重金请了教书先生来家里，专门教授两个儿子。

把式陈二有一个儿子，比禾登顺的小儿子大一岁，禾登顺就让陈二把他也带来，一起受蒙。

陈二嘬着说道：“庄户人家的孩子，念书有啥用……”

禾登顺一句话把陈二顶了回去：“你想让你的子孙世代都当把式？”陈二歪着头想了一下，就回家揪着在山坡上放牛的儿子的耳朵，送到了书房里。

先生给禾登顺的大儿子柱子取的大名叫禾伯达，二儿子栓子取了大名禾仲黎，为陈二的儿子狗子取名为陈经纶。先生告诉禾登顺，三个孩子性格不同，资质也有差异：禾伯达忠厚、禾仲黎机灵聪慧，陈经纶会看眼色、肯吃苦。论资质，禾仲黎无疑是最好的。先生以为假以时日，这个孩子将来定成大器。得到这个认定，禾登顺是面上含笑的。

禾登顺每次外出回来，都会把儿子叫到面前询问学习的情况。

无忧无虑日子总是过得特别快。三个孩子在家馆里受蒙六年后，禾仲黎兄弟进了县里的新式中学，陈经纶则辍学，仍旧回家放牛。

如果一切按照预期的方向发展，聪颖的禾仲黎本来有可能实现父亲的梦想，及第登科、光宗耀祖。

可是，祸福无常。

2

20年代的中国，匪患猖獗。山东土匪人数之多、分布之广、组织程度和武装水平之高、对社会的影响和危害之大，在当时以匪患著称的

中国具有典型的代表性。兵荒马乱，又常常是官匪一家，人民的生活十分不安定。各地军警虽然努力围剿，可是“官甫出而盗先逃，官甫归而盗仍聚”。在遍地皆匪的形势下，“乡民不堪其扰，相继购枪，办团自卫”。民团勃兴，对大村来说，确实构成了对土匪的威慑作用。可是，僻远的小村往往就成了土匪报复泄愤的对象。

1924年秋天的一个夜晚，塌天大祸来了，土匪洗劫了禾家。

深秋，忙完了地里的活计，陈二安排长短工都回家歇息几天，家里就剩下禾家人与陈二。陈二除了管理田亩耕种，同时担当着看家护院的使命，平常便睡在靠近大门的南房。有谁来叫门，院外有什么风吹草动，都能及时听到。

那夜晚，陈二感觉到眼前明晃晃的，一下子就被惊醒了。他一个鲤鱼打挺从炕上蹦下来，发现光亮来自院外。他从窗缝里向外看去——土匪！几十个土匪，燃起的火把把门前照得雪亮。陈二来不及穿裤子就跳下炕，只穿着一条大裤衩子，抓起一个镢头就撞开了正屋的门。

惊醒的禾登顺听到陈二压低的声音：“东家，别出声！有土匪！赶紧叫起两位少爷，咱们从地窖出去！”

禾家有一条只有禾登顺和陈二知道的秘道，挖在禾登顺夫妇睡觉的大炕的地窖里。

此地的建筑，都是房间里盘一铺火炕，在火炕底下挖一个地窖，借用火炕的余温，地窖里比外面的温度要高上五度左右。冬天，这地窖就可以用来储存地瓜、芋头、大白菜之类过冬的食物。建房之初，禾登顺记得父亲说过，以前的一般大户人家，都建有秘道以应付土匪等突发事件。于是，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农闲时节，禾登顺打发掉家里的其他佣人，叫上他信得过的陈二，在地窖的一角，挖出了一条通向外面百米以外的果园的秘道。平时，秘道口是用一层土坯封着的，别人根本发现不了。

听到陈二的话，禾登顺跳下床，跑去西屋叫孩子，陈二顾不得东家奶奶在炕上穿衣服，掀开炕脚的木板就钻进了地窖。

禾登顺拽着两个迷迷登登的孩子跑过来的时候，土匪从院外丢进来一个火把，火把点燃了院角的柴火垛，顿时火光冲天，照亮了院子。这时，土匪开始喊话了：“禾东家！兄弟是六指王的人，你家已经被围上了，打开门吧。俺就是为财来的，把金银交出来，不伤你老小性命！”

禾登顺赶紧把两个儿子塞进黑咕隆咚的地窖。太太还要收拾金银细

软，被禾登顺骂了一句：“都什么时候了，舍命不舍财！”一脚把太太踹进地窖，他自己也跳了进来。

地窖里，陈二已经把秘道口打开。禾登顺命道：“陈二，你先进去，带他们走，我垫后！”

黑暗中，平时顺从的陈二这时一把把禾登顺拉到秘道口：“东家先走，我上去应付一下！我是个把式，土匪不会拿我怎么样的。你可就不同了！快走吧，再晚来不及了！”

这时，土匪见院里没有动静，已经翻墙进了院子，把院门打开了。

那天的结果是，禾家全家转移，把式因为要拖延时间留了下来，后来被土匪开膛破肚。陈二遇难的时候，身上只有一条大裤衩子。禾家被掘地三尺，金银细软扫荡一光。土匪临走时，还放火烧毁了房子。

禾登顺在后山上看到家里的火光，断定这是一拨穷凶极恶的土匪，就知道陈二凶多吉少了。他追悔万分，悔不该听了陈二的话，如果让陈二先走，也许都可以死里逃生。

可是，一切已经铸成。

3

禾登顺跟只知道哭的陈二的女人承诺：他一定要跟待自己的儿子一样对待陈经纶。他变卖田产厚葬了把式，又经过半年的操持，盖起一溜八间房，留出了其中的三间，把住在窝棚里的陈经纶母子接来住。

家底空了。禾登顺得重新安排家里的生活了。他关起门在家想了三天三夜，又出门半月。回来的当晚，就把两家的女人孩子召集了起来。

陈二的女人又哭，禾登顺女人劝她：“哭顶不了事，天塌下来，咱还是得活下去不是？为了孩子，你可得咬咬牙撑着。”

而今是两个家庭的主心骨的禾登顺，对两个女人、三个男孩子说了以下的话：“有我在，咱两家的天都塌不了。我这些日子都想好了，也都打点好了。我呢，得加紧跑买卖养家。（对两个女人）你们俩就相互照应，在家做个伴吧！”转而对三个半大孩子：“以咱现在的家底儿，书是念不起啦！伯达和经纶 16 了、仲黎也 15 了，我像你们这么大那会儿，早就跟我爹到处收皮子了。你们也吃点苦吧。”

看经历了巨变的三个孩子都懂事地听着，禾登顺接着说道：“我合

计着，咱庄户人家，脚大走四方；可走到哪儿，这家里都还得留人。老大从小喜欢摆弄个果木什么的，就留守家里种田吧。老二心眼活泛，我琢磨着和经纶一块儿出去学生意吧。我跟朋友联系好啦，过完年就走，去上海，大地方，好好学！有个手艺好啊，艺不压人，到哪都有饭吃。”

陈二女人一听，着急地说：“东家别这样！让两个少爷出去吧！您要是可怜俺娘两个，就让狗子来家里帮帮您。现在他还小，不能像他爹那样顶起来，可这孩子从小懂事……”

禾登顺打断她：“陈二家的，我都考虑啦，经纶身子弱，放牛都吃力，动动脑子跑跑腿的活儿倒适合他。学生意再好不过了。你就别多说了！”

禾伯达这时开口了：“婶子就听我爹的吧！我真是好个果木牲口什么的。二叔在的时候，还说过我将来一定是个好把式呢！”

陈经纶也用乞求的眼神看着母亲，他娘也就不说话了。

陈经纶母子走了，禾登顺又把两个儿子叫到跟前，长长地叹一口气：“伯达，别怪爹！”

禾伯达急切地表白：“爹你放心，就是让我去，我也不愿意出去那么远。”

禾登顺说道：“爹不是没有经见过，哪个不知道男人得出去闯荡闯荡？等以后吧！谁让咱家遭了这么大的难呢！我知道你们和经纶从小要好，从没拿他当下人看。可从今往后，你们真得待他就像亲兄弟一样。他爹可真是替你爹死的！……陈二死了，我还可以照顾他们母子；要真是你们的爹死了，咱这个家怎么办？！人家的丈夫父亲就这么因为给咱抗了大难没了的——咱做人一定要有数，要知恩图报！仲黎，你记下我的话了？”

做父亲的眼含热泪，兄弟二人使劲地点着头。

停了一会儿，禾登顺又说道：“我还有话要嘱咐你们，同样是要一辈子记在心里！”看兄弟二人全神贯注地听着，禾登顺才低声说道：“咱遭这场难，你们想过为什么？”

见两兄弟面面相觑，禾登顺也没有为难二人：“咱的日子太红火了！太招摇了！招人眼了！我这些日子把肠子都悔青了。以前就想争口气，把日子过得像个样儿，就没想过这人是得有得红眼病的。不是有人眼气咱家的日子，土匪怎么就找到咱这小山沟里来了？记着吧。以后，不管多有钱，多好过，外面差不多就行了，世道乱，千万别露富，别显摆！你

俩记下了？”

禾伯达禾仲黎齐声说道：“记下了！”

4

原来，禾登顺花费了家里最后两个银元宝，托人介绍了两个孩子去上海的商行里做学徒。

过了元宵节，二人就跟着介绍人坐马车到济南，从济南坐火车去上海。

一路颠簸，出了火车站，两个男孩子就被大上海的热闹与繁华给震撼了。大街上到处都是人，街头的铺面一家挨着另一家，女人们烫着蓬乱的头发，抹着猩红的嘴唇，紧身的旗袍下露着大腿……两个孩子眼睛都不够用了。

介绍人很有经验，一边一个紧紧拽住他们的手，快步在人丛里穿梭。半天工夫，他们站在了福源商号的门前。后来他们才知道，介绍人对得起禾登顺的两个元宝，福源是最理想的做学徒的商号。福源是老上海人认定的老字号的商号之一，商品虽不及外国的和新式的百货公司新潮，却也是货品齐全，加上兼做批发，生意做得很大。在这里，可以经见上海的特色顾客，可以跟口碑最好的师傅做学徒，只要资质不是太差，将来都能有独当一面作掌柜的机会与可能。

最初在福源的日子新鲜而有趣。禾仲黎跟的，是棉纺织品柜的师傅，陈经纶跟的是点心柜的师傅。因为荐头脸面大，两人都有一位有经验的大师兄带，逐渐也学到不少的买卖经。

后来成为掌柜的大师兄周福龙很长时间里一直自责，他认为如果不是那天师父拉肚子、自己陪着看大夫没有在场，禾仲黎最终也会像陈经纶一样，有机会由打杂的小徒弟成为站柜台的大师兄，进而有成为掌柜的可能。因为有了几个月的接触，他知道禾仲黎有经商的头脑。但是，只有禾仲黎自己知道，没有那天的事还会有别的事，自己早晚得离开福源——因为他禾仲黎天生就不是看人脸色的性子，伺候人，不是他禾仲黎干的活儿。

5

那天，一个操上海口音的男人几乎看遍了商号里所有的袜子，瘪着嘴评头论足了半天，最后一双都不想买，准备扬长而去。

不到十六岁的禾仲黎实在忍不住了，对着那人的背影脱口而出：“真受不了，一个老爷们儿唧唧歪歪的！”

没有想到，这句话让那个上海男人听见了。他回过头，冲禾仲黎就扑过来了：“你个狗东西你说什么?! 一个小瘪三敢骂我? 是不是活得不耐烦啦!”

小伙计禾仲黎据理力争：“明明是你在骂人，我哪骂你了?!”

上海男人用手指着禾仲黎的鼻子：“阿拉就骂你了，还骂不得吗? 个乡巴佬!”

禾仲黎气得两眼冒火，他还从没见过这么不要脸的人：“你! 不买东西就算了，你凭什么骂人?”

围上来一圈看热闹的人。

上海男人跳着脚，十分嚣张：“你一个小瘪三，就是个伺候人的，还来劲，骂你? 就打你又怎么了! 在大爷面前，你算个屁!”

商号里日杂用品这一层的管事这时候走上来，一个劲儿地给上海男人作揖赔不是：“这位大爷，他是初来乍到，不懂事，您大人不记小人过，别和他一个孩子一般见识!”

禾仲黎委屈得想哭，可他强忍着眼泪为自己辩解：“明明是他胡搅蛮缠……”

上海男人见有人劝，更来劲了：“听听! 听听!”

闻讯赶过来的陈经纶一个劲儿地拽禾仲黎的胳膊：“仲黎! 仲黎! 你少说两句!”

管事看出上海男人不好惹，加紧赔不是：“大爷您息怒，小学徒有不周之处，师父自会责罚他……”

上海男人咬牙切齿地：“那不成! 大爷把话放在这了，你们福源今天不把这个小瘪三给开了，大爷我找人砸了你们的招牌!”

禾仲黎再也忍不住了：“他就是无理取闹! 大家伙儿都来评评理，他在这儿一个上午了，把我们所有的男袜女袜都看了一遍，一双不买也